

(清) 江陰 陳鼎 撰
《東林列傳》整理委員會整理

東林列傳



（清）江陰 陳鼎 撰
《東林列傳》整理委員會整理

東林列傳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林列傳/(清)陳鼎編著.-揚州:廣陵書社,2007.11

ISBN 978-7-80694-257-4

I. 東… II. 陳… III. 東林黨-人物-列傳

IV. K820.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56638 號



書 名 東林列傳

作 者 (清)陳鼎 編著

《東林列傳》整理委員會 整理

責任編輯 孫葉鋒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文昌西路雙博館附二樓 郵編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無錫時代印刷有限公司

無錫市錫山區張涇東街 88 號 郵編 214194

開 本 889×1194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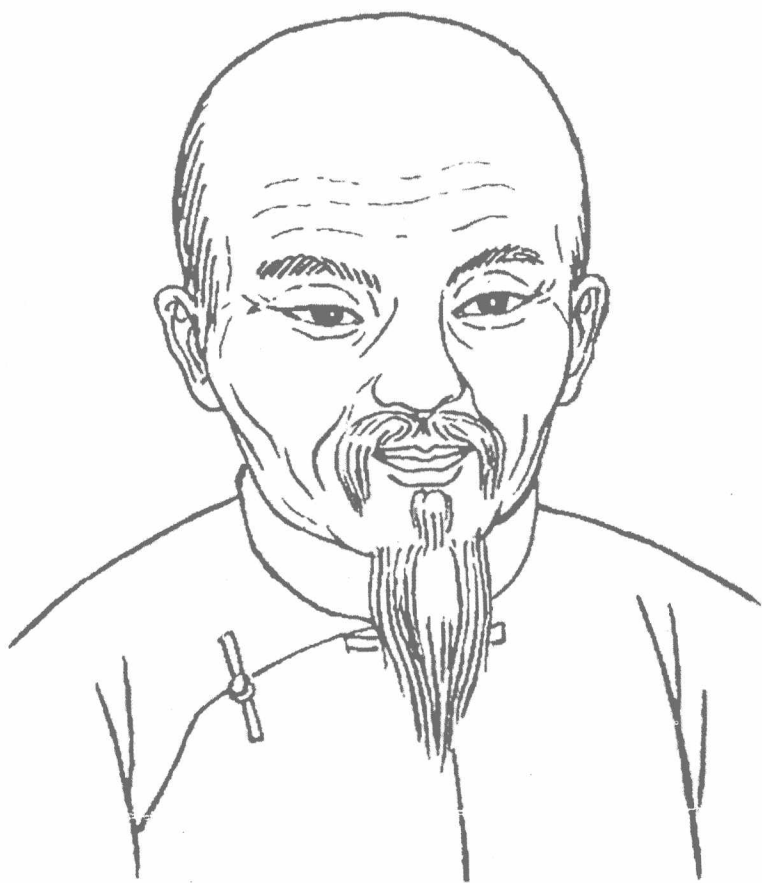
印 張 24.75

字 數 39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694-257-4/K·123

定 價 86.00 圓



陳鼎畫像

江陰陳鼎撰

東林列傳

康熙本《東林列傳》內封

東林列傳自序

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爲烈余懼史之失傳也乃囊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據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欲上之史館携詣京師寓崇文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二

江陰 陳鼎 撰

明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泉泉深器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知許州其治以興起教化為務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考叔祠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
卷二

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隱帝曰帝不稱獻而稱隱從昭烈所諡也州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流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崇王奏乞正陽鎮抽分課銀帝欲與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制不以封豈可使藩府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論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額宜革去大夏以其議上帝從之歷本部郎中

李祥蔣重珍配祀萬曆甲辰顧憲成高攀龍重修東林書院建道南祠亦以楊龜山主祀羅從彥及喻樗尤袤李祥蔣重珍胡瑄配之而以寶從祀焉

外史氏曰先生為東林發軔者也豈特真士夫哉邇其居官所行之政在在皆合於道視學江右所得之士君子濟濟不趨瑾不附聶卒以身退及居林下又創東林講學以造就鄉黨人材既而顧高輩出揭其遺風流韻遂至賢良忠義盈滿天下可謂真道學矣豈特真士夫而已哉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
卷二

顧憲成傳

第九

孫 樞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自父學徙居涇里又號涇陽少覺悟從師講養心莫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役拱伏矣十歲讀韓昌黎諱辨每遇其父名輒諱之然不可勝諱鬱鬱不樂師詰之故以告其父曰昔唐韓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忠可忘乎忘忠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

《東林列傳》整理委員會名單

顧問

陳璧顯

宗菊如

主任

王耀元

委員

(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耀元

戈春源

呂錫生

徐興海

陳文源

郭明

薛仲良

主編

呂錫生

副主編

陳文源

出版說明

東林書院是國家級文保單位，東林學派是中國歷史上優秀知識份子的典型。東林書院在無錫，東林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無錫人，這是反映我市深厚文化底蘊的重要標誌。《東林書院志》和《東林列傳》是研究東林書院和東林學派、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晚明歷史的兩部重要文獻。標點校訂、重新出版這兩部歷史文獻，是無錫文化建設中不應忽略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無錫地方史學工作者不容推辭的歷史責任。

《東林書院志》的點校，開始於二〇〇三年春，在無錫市老領導陳璧顯、無錫市政協副主席朱倫昌和劉茂生先生的關心、支持下，至二〇〇四年二月完成，同年十月由中華書局出版。隨後，我們即著手進行《東林列傳》的點校，至今大體告竣，竟已三易寒暑。

《東林列傳》的編撰者陳鼎，是江陰周莊鎮陳家倉人，清初著名歷史學家。陳鼎十分敬

仰東林義士的高風亮節。爲了不使他們的業績湮沒，他背負行囊，到各地走訪採錄，前後二十餘年，收集到四千多人的資料，撰寫成《忠烈傳》六十卷。書稿寫成後，陳鼎親自送往京師，準備呈請國史館審定，不料在崇文門寓所夜宿時，稿本大部被盜，僅留下姓名目錄五卷。但他沒有氣餒，來到無錫，在惠山倪高士祠整理存稿，在其門人沈霽、蔡世英和弟弟陳景留、陳時霖的協助下，重新纂輯《東林列傳》二十四卷、附明《熹宗原本本紀》二卷，於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由山壽堂刻印成書，後被收入《四庫全書》，直至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和臺灣又先後重印。這部書爲學術界所重視，由此可見。

《東林列傳》收錄了與東林書院、東林學派相關的一百八十多人的傳記（包括宋朝學者楊時、尤袤、蔣重珍等七人），其中與《東林書院志》重複者僅四十三人，比《明史》收錄的相關人物列傳也多出百人以上，是對《東林書院志》和《明史》的重要補充，有很高史料價值。

這次標點，以康熙刻本爲底本，參照《四庫全書》本進行校訂，部分篇章與《東林書院志》和《明史》相關傳記作了核對。但我們只改正、修訂了若干明顯的錯字、漏字和現在已

不常見的異體字；原刻本中的一些通假字、規範的簡化字和至今仍使用較多的異體字，一律遵從原書；個別難以補正的缺字，則標以□；有些史事記載和傳主的字、號、籍貫，各書不盡一致，也一律遵照原刻本，而不作校注。

爲了使東林人物的生平、思想和業績更顯豐滿，並給研究者引用提供更多方便，我們特將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黃宗義的名著《明儒學案》中《東林學案》四卷，附於書後。《東林學案》選自《四庫全書》，其中《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兩篇，按《四部備要》本作了校補。

《東林列傳》和《東林學案》的點校和出版，得到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王耀元主任、江陰暨陽名賢研究院薛仲良院長的關心和支持，並得到陳鼎故鄉江陰市及周莊鎮黨政領導的關心和支持。書稿的點校，由徐興海、戈春源、陳文源三教授和我分工進行，倪明近先生參與了部份工作，爾後由陳文源教授和我一起通稿。其間，我們就點校中遇到的問題，曾多次交換意見，還進行過兩次長達數小時的專門討論；並請吳新江博士和嚴國慶先生分別閱看了部分書稿，作了不少重要修正。揚州廣陵書社的孫葉鋒先生和無錫時代印刷有限

公司的周浩榮先生，爲本書的出版和印刷，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感謝。但書中的不足和疏漏之處，仍然在所難免，敬請各位專家和讀者朋友不吝批評指正。

呂錫生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無錫太湖文史編纂中心

東林列傳自序

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効，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爲烈。

余懼史之失傳也，乃囊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迹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摭其實事，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欲上之史館，攜詣京師，寓崇文門，夜爲偷兒胠去，僅存姓名錄五卷，蓋目錄也，自慰忠義猶得，藉以不泯。每思先梓，以傳於世，奈貧故勿能焉。

慨自東林講學以來，風氣頓回，賢良叠出。奈崔、魏煽禍，逆璫熾虐。繼之逆案諸奸，揚灰播燼，反指東林爲邪爲黨。終之熹、思兩朝，斬艾放逐，殆無虛日。至於國亡之後，學者竟

以東林爲禍窟，緘口結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齒及者，後生小子輒搖首頓足，其畏也，若洪水猛獸決逸而來，逃死不暇。局勢之變，乃至於此，余也深爲太息。

今春寓梁溪惠山倪高士祠，繹行笈亂稿，得若干人，皆東林諸賢也。因窮愁羈旅中編《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嗚呼，前朝待士之隆越三代，其得士之報亦越三代矣。然非東林諸君子講明聖學，闡發義理，激揚廉恥，烏能視國如家，視君如父，趨義如流，視死如歸，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嗚呼，非講學之成効歟！有何可畏哉？然是傳忠烈中五十之一耳。若觀殉難諸賢姓名錄，則知有明忠烈之盛，軼漢、晉而超唐、宋遠矣。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

東林列傳凡例

江陰 陳 鼎定九編

一、東林書院，本在無錫城東弓河上。宋政和間，楊龜山先生從京洛南旋，喬寓於此，與諸賢講學十有八年之所也。歷南宋、元、明，久已傾廢。至正德、嘉靖間，邑先達邵二泉乞休居鄉，在城南別建東林書院，祀龜山及諸賢於內，與門人華雲等講學於中，故列傳首龜山，次從遊之羅仲素、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胡德輝六君子，次即列二泉，以其爲東林發軔之賢也。

一、東林書院，自宋至明，久湮故址。至萬曆中，鄉先生顧涇陽昆季罷官歸，求弓河故址，與同里高景逸重復興起，而龜山之講堂遂還舊觀，四方學者始集。故是傳首列涇陽昆季，次即景逸，起於萬曆，止於崇禎。至於本朝人物，以俟後之君子。

一、是傳皆本《七錄》及《東林黨人榜》，並《熹宗實錄》。《七錄》者，曰《天鑒》，曰《雷平》，曰《同志》，曰《薙稗》，曰《點將》，曰《蠅蚋》，曰《蝗蝻》。《七錄》所載或百餘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五百餘人。《黨人榜》者，逆璫魏忠賢於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矯旨頒示天下，禁錮東林諸君子，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或逮問追賍之文告也。又有《前鋒》及《後勁》二榜，皆載清流姓名。余則按其姓氏，稽其仕籍，或趨其里居，叩其父老，詢其子孫，或考之記聞，核之志述，采之史傳國冊諸書，而爲編次。其或姓名雖載《七錄》，生平無所建白，未遭逆害，並有人品不甚端者，概不入。

一、《七錄》所載，不盡東林人也。《雷平錄》或謂出於沈淮，本欲聳上盡逐諸賢，以罷去而輟。《蠅蚋錄》則出於溫體仁。《薙稗錄》或謂出於陳演，或曰出自楊維垣，有孫黨、昆黨、秦黨、楚黨、齊黨、趙黨、鄒黨、東林黨、浙黨之目。《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微。《蝗蝻錄》則出於阮大鍼。又有《續點將錄》、《續蠅蚋錄》，則併《七錄》而盡歸東林矣。或曰《續蠅蚋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也，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兩陝、滇中無人。《七錄》所載，有與東林毫無干涉者，以睚眦私忿而併入焉。彼既以爲東林而害之，余即以爲東林而進之。

一、東林弓河書院毀於逆璫，高景逸、顧庸菴兩先生移建於錫城東門內，更名道南。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從遊者益衆，主席者亦不一其人。而其分則爲復社，又分而爲幾社數千人。然講者聽者，或無功業於世，或鮮道德於身，徒事口舌，講論誦說。乃或偶踵東林之門，或偶聽講於東林，或出些微少資於東林，或假肄業於東林以博科第，或附影射於東林以求名高，或執役服於東林以志求食，或人鄉賢名宦不可得而借足於東林，或甘阿勢求榮以趨承而邀福於東林者。究之，聖賢之學，性命之理，茫然不知。曰「我東林也，我祖我父東林也」，居然欲附於大賢之列，國人皆曰不可。諒諸君死而有知，自亦以爲不可。余固以爲不可也，概不入。

一、是傳不分朝代及科第先後，總以死難死節諸君子行狀相類者彙集於前，餘則因其比而列之，則死歿之先後，歲月之參差，概不能一。

一、是傳《七錄》及《黨人榜》所載者，或前是而後非，或始君子而終小人，或言伯夷而行盜跖，蓋棺之後論其人品，則或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或並非清流，而逆璫誣爲清流，言行皆不足取法者，概嚴不入。